

艺文消息树

■百岁郑敏 | 实现对生命的超越

《文艺报》刊发章燕文章,介绍“九叶派”诗人中仅存的一叶,已经百岁的郑敏先生,她的诗歌创作已经走过近80年历程,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罕见的。1943年,经冯至先生推荐,她的第一批诗作发表在桂林《明日文艺》,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诗歌之旅。1986年后郑敏先生接连出版多部诗集,还在各类诗歌和文学杂志陆续发表100多篇诗作,诗艺愈加纯熟,涉及题材和视野愈加宽阔,诗中的智性和哲思愈加深沉与厚重。

郑敏先生说:“我每天都觉得我还没走完,始终未觉得我已经达到最高处,永远觉得走不完自己的路,总能够把一个东西弄完就立刻看到另一个东西在那儿。人们会静静地在这个世界里看到自己的某种进步,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新的感受。这个世界很复杂,但又是可以理解的,是变化当中的,所以他就带着希望往前走。”这感受和思考最终凝聚成诗的灵魂。这就是郑敏先生和她的诗的永恒的生命力。

■迟子建 | 写在《烟火漫卷》之后

《文汇报》刊发迟子建文章《悲伤和苦难之上,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》,介绍其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烟火漫卷》的创作历程。对于迟子建来说,哈尔滨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市。1990年从大兴安岭迁居哈尔滨,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0年。写完《群山之巅》后,这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,就列入了她的创作计划,“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,还是在情感浓度上,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,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字表达。”去年4月,她开始《烟火漫卷》写作,同年岁末完成初稿。她说:“小说总要结束,但现实从未有尾声。哈尔滨这座自开埠起就体现出鲜明包容性的城市,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城外人,他们的碰撞与融合,他们在彼此寻找中所呈现的生命经纬,是文学的织锦,会吸引我与他们再续缘分。”

■城市文学灯塔 | 上海文学导览

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作家在上海居住、生活和工作,比如虹口区汇聚了左联旧址、鲁迅故居、茅盾旧居等一批重要文学遗存,胡适、张爱玲、郁达夫、徐志摩等作家曾生活在静安区,巴金、郑振铎、萧军、萧红、夏衍等作家的旧居则汇聚在徐汇区。每年的上海书展期间,全国的作家、书店、出版社都活跃在文学对话交流里,《文学报》刊出《城市文学灯塔》导览图,包括作家故居、特色书店、文博场馆三部分,引导读者畅游文学上海。作家旧居外都有挂牌介绍,一部分是公开可参观的场所,还有一部分现在依然是私人住宅不能入内参观,如果前往可在大众点评输入作家名字,故居公开则会列出条目电话,没有则“挂牌保护”。

■庆余年·悬空之刺 | 解锁疑团

催更电视剧《庆余年》第二季,不如来看《庆余年》第五卷——悬空之刺,提前解锁新剧情。《庆余年·悬空之刺》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,居当网“青春文学新书榜”排名第6位。该书作者猫腻曾获新浪原创文学奖、玄幻金键盘奖、起点金键盘奖年度作品奖、类型文学双年奖金奖等多种奖项。“小说的构架如一盘妙棋,谋局布篇功力非凡。故事跌宕起伏,环环相扣,是一部既有东方古典美韵,又蕴含着现代意义的长篇佳作”,《庆余年》被称为猫腻封神之作,网络连点击量达数千万。

■蓬皮杜中心 | 向大师致敬艺术展

成肖玉在巽汇报文称,7月1日至10月19日蓬皮杜中心展出克里斯托和让-克劳德早期作品,包括他们移民之初的素描、绘画、拼贴、照片和档案文件。克里斯托于今年5月31日辞世,这个展览选择的时间点,明白昭示了对这位艺术大师的纪念,很有仪式感。“他们二人的艺术创作,除了巨大的景观式艺术本体,还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:人群。”克里斯托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们的作品想给人们直接的视觉美感和心灵震撼,让人们以欢愉的心态和全新的方式去看他们平时所熟悉的景观,感受一种另类而奇特的美。(李树泉整理)
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
共享文字之美

龙胆草

□韩文友

市里派来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专家朱文武,到望奎县恭头一村当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队长,他为了说服乡亲们,村里的土地适宜种龙胆和防风等药材,计划筹建一个育苗基地的时候,还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。

要来雨了。风从恭头一村的方向吹过来,与一朵灰蒙蒙的云朵缠成一团,向山坡的蓝影一带游动。边志富拎着一提矿泉水,慌慌张张从大棚外面进来,他像刚刚跑完了一个人三项,长长地喘了口气,一扬一颤对大伙说,得抓紧把草苗启出来,栽过去,这雨说来就来,耽误了苗子下地,朱队长准得在大喇叭里批评我,我们。

几个妇女手里的活不停,却发出爽朗的笑声,老边,谁任命你是第二书记啦,朱书记不在跟前,看你倒像个领导似的,我们要是都长八只手,不用你催,这几个大棚里的苗儿早挪到大地里去了。

那是八爪鱼,边志富打趣了一句,不敢滞留,挑起一副装满龙胆草苗的平槽担子,稳稳地向田地里走去。

边志富名字金贵,却是个建档立卡贫困户。他是土生土长的恭头一人,六十多年从

没有离开过这里,老伴有心脏病,近两年类风湿关节炎也严重了。他当上基地大棚的管理员后,为了怕老伴出意外,他把电话号码贴在门口,并交代几个邻居,如果听到屋里大声叫,就立刻打这个电话,他马上就会赶回来。边志富看上去面色和善,内里却是个倔强的人,他是头一个赞同村里建龙胆草基地的村民。

市里派来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专家朱文武,到望奎县恭头一村当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队长,他为了说服乡亲们,村里的土地适宜种龙胆和防风等药材,计划筹建一个育苗基地的时候,还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。先是老支书不同意,他是被吓怕了,五年前一位商人在村里投了六十万种龙胆草,连苗都没育出来,最后垂头丧气地走了。乡亲们兴趣也不大,就咱这房前屋后的地,种玉米都长不过一人高,种那么名贵的药材,就能长啦?

朱队长心里是有底气的,许多年前,他刚

从药材专业毕业,还是个踌躇满志的小青年时候,曾来到恭头一村考察过。他记得那是一片河套荒地,漫野的淡蓝色花海连成一片,柳条般的细叶,开着铃铎似的花。村民们一定把那些花看成了牵牛——年轻的朱文武挖出一截根茎尝过,胆汁般的苦,那不是牵牛。他记得那个苦涩的味道,正是初秋时节,呼兰河畔,花开不艳,久看忧伤。

住到恭头一村以后,朱文武几乎每天傍晚,都定时坐在大喇叭前,宣讲国家的扶贫政策、防火防汛防疫情的常识,当然,说的最多的是中草药种植技术,他苦口婆心地帮大伙分析,咱们恭头一村地少,一家四五亩地种什么,收成再多也多不哪儿去,大家相信我,把每家每户的“菜园子”改成“药园子”,秋后药材商会到村里来收,我保证肯定能卖个好价钱……

乡亲们站在路边、站在自家院子里听到了,会心地笑了:瞧吧,咱们的大喇叭书记又开

始广播啦……

头一个把菜园子里种满龙胆草的,是边志富。邻居担心他,嘲笑他这是瞎耽误工夫,他说,满园子的豆角茄子辣椒,吃又吃不了,卖又卖不出几个钱,栽上龙胆草,反正是工作队白给咱们药苗,一分本钱没有,万一收成了呢?

他对坐在院子里看着他忙活的老伴说,就算种不出来,长不成,能咋地呢,咱又没搭啥?他三天两头往村委会跑,有时候一天跑三四趟,向朱队长请教龙胆草如何预防病虫、黄叶斑和祛根腐。他的小心思是,驻村队肯定是要走的,你们是坐办公室的,不可能在我们这呆一辈子,万一恭头村的药材基地建了,你们撤了,我就可以当技术员挣工资啦。

老天还真是成全敢于梦想的人,秋后一算账,边志富不到三分地的菜园子,留出了一大片种菜,却还卖出了六千块钱的龙胆草根。

这一下,边志富在村子里仰起了脸,路上见了谁,说话的声音都洪亮了三分。

让乡亲们感到朱队长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人,还有一位关键人物,村里的于疯子。高考落榜受了刺激的于疯子,背着一个三十年没下过身儿的帆布兜子,里面装着一把镰刀和一本破书,整天游荡在村子里的各个角落,疯疯癫癫说有魔鬼,大家快点藏起来,别让这个魔鬼给抓了去。他从不伤人,但那个脏兮兮的破兜子,任谁也不能从他身上拿开。

让人们大感惊奇的是,有一天傍晚时分,朱队长扛着机动车配件从地里回来,于疯子远远地跑过来,自己摘下破兜子,给朱队长挎在脖子上,笑呵呵地把配件换到自己肩上,两个人雄赳赳气昂昂,从村子中央的大道上走了过去。

恭头一村的中草药基地的八栋育苗大棚,在沙哑的大喇叭声中终于建成了。每年出了正月,棚外白雪皑皑,棚里已是绿意葱葱。春天里,乡亲们忙得热火朝天,周边800亩地的龙胆草苗子在大棚里冒出了新芽儿。边志富已经是基地的首席管理员了,朱队长去乡里开会、作报告的时候,他成了大棚里四十名务工村民的总指挥。

龙胆草,四月生叶,近瞅淡蓝色,远远望去,一片蓝紫。“龙胆草的根儿是苦的,但对我们恭头一村来说,是甜滋滋的。”

文光锡
《田行记》
版画
31×100cm

考爷爷

□祝仁泽

生活速写

爷爷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博导,家中书可多了。每到暑假我都去爷爷家,有时也找点杂书看看、翻翻。每当我要玩手机时,爷爷就给我找书看。

爷爷的书房,有专业书,也有传记书,还有各种各样的杂书,如关于东北抗联的故事书,我就很喜欢,看了很多次,一看也就忘了玩手机。

有时爷爷考我,我也考爷爷,但都是有代价的。其实爷爷的知识结构也有短处。一天我想吃凯德的喜家德东北水饺,爷爷不想去。我一想找了两道题。对爷爷说:“我出两道题,你答错了,请我吃两顿水饺,错一道吃一顿。”爷爷说:“行。”

第一道,《红灯记》和李玉和、李奶奶、李铁梅的抗日故事,发生在黑龙江省哪个地方?爷爷说:“发生在北安市附近的龙镇。”

对了!第二道,伊春市五营的“五营”为什么称“五营”?哈哈!爷爷尽管过去,还真没有答上。爷爷输了。我告诉爷爷,五营是松树之乡,“五营”是当年抗日联军的五个宿营地,地名和木头楞建成的。后“五营”建区就命名为“五营”区。我用知识赢了爷爷一顿好吃的喜家德东北水饺,通过读抗联故事书,知道了抗日14年。

我还要读更多的书,超过爷爷!

那个梦

□谢施闻

那是心底里多年未变的
希望家乡摆脱贫穷的“小康
梦”啊……

远离故乡在外地工作的我,前些年经常会做一个情境差不多的梦:东北老家的农村盖起了一排排漂亮的新房,清一色的砖瓦结构,家家户户窗明几净……我经常因为找不到自己家住的土房子而着急。每说起这些,爱人总说我是想家了。确实是经常想家,但反复出现的梦中景象远远超过了我对家乡的印象,似真似幻。

最近几年,在南方一所大学里工作,我经常带队去宁夏的一个贫困县开展对口扶贫。我特别关心那里读书的孩子,到中学考察总要去学生宿舍转转,还不由自主地把当地与东北家乡进行对比。直觉告诉我,原来经常做的那个梦是心底里30多年未变的希望家乡摆脱贫穷的“小康梦”啊。

1985年的8月,拿到重点高中入学通知书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父母都是农民,父亲常年有病,母亲在上小学,作为家中的男孩,如果我去读个师范“小中专”,不仅能够节约家中的开支,再过四年就可毕业养家。虽然填报了“普师兼高中”,一心想着的是去读师范学校,然而阴差阳错我上了高中,其后是大学,苦日子还在后头。贫寒子弟读书的路漫漫长途就此艰难起来。我开始产生写点什么冲动,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来。

“幸好,我是初中就在本校就读的一名学生,马上开始升入高一,现在我还在为升学发愁”,

提笔写了这段话后,我感谢了学校的培养,也如实反映了自己面临的困难。那时我经常听电台广播,记得有一期的节目里批评农村乱收费现象,强调说当时的农村不过是在解决温饱问题,还没有达到小康的水平,不能随意增加农民的负担。

情景对照,念头缴费无可厚非,但我处于贫困家庭,家里实在无力支付更多的费用……于是在信中我放肆地给校长讲起了大道理,并用广播评论的话提

最近几年,在南方一所大学里工作,我经常带队去宁夏的一个贫困县开展对口扶贫。我特别关心那里读书的孩子,到中学考察总要去学生宿舍转转,还不由自主地把当地与东北家乡进行对比。直觉告诉我,原来经常做的那个梦是心底里30多年未变的希望家乡摆脱贫穷的“小康梦”啊。

1985年的8月,拿到重点高中入学通知书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父母都是农民,父亲常年有病,母亲在上小学,作为家中的男孩,如果我去读个师范“小中专”,不仅能够节约家中的开支,再过四年就可毕业养家。虽然填报了“普师兼高中”,一心想着的是去读师范学校,然而阴差阳错我上了高中,其后是大学,苦日子还在后头。贫寒子弟读书的路漫漫长途就此艰难起来。我开始产生写点什么冲动,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来。

“幸好,我是初中就在本校就读的一名学生,马上开始升入高一,现在我还在为升学发愁”,

</div